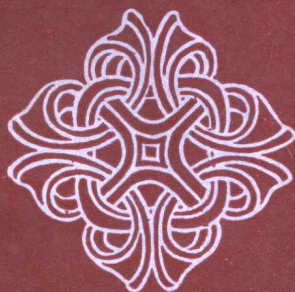


作家回忆录

# 同时代人 回忆托尔斯泰

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

---

周敏显 吴克礼 朱宾贤 李良佑 译

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 Н. Толсто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КОВ**

**в двух томах**

---

**том второй**

本书根据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78 年版译出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

**下 册**

周敏显 吴克礼 朱宾贤 李良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75 插页 2 字数 526,000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2,500 册

书号: 10188·480 定价: (六) 2.60 元

## 目 录

### 《艺术论》及托尔斯泰的戏剧创作

|                              |              |     |
|------------------------------|--------------|-----|
| 与托尔斯泰的几次会见·····              | 亚·弗·日尔凯维奇    | 4   |
| 往事·····                      | 伊·雅·庚兹堡      | 29  |
| 回忆列·尼·托尔斯泰·····              | 柳·雅·古列维奇     | 59  |
| 日记(写于雅斯纳雅·波良纳)·····          | 弗·费·拉祖尔斯基    | 70  |
| 三次会见·····                    | 亚·伊·苏姆巴托夫    | 139 |
| 摘自舞台生涯回忆录·····               | 弗·米·洛帕丁      | 148 |
| 一位演员的回忆录片断·····              | 弗·尼·达维多夫     | 159 |
| 托尔斯泰在小剧院·····                | 瓦·尼·雷若娃      | 164 |
| 与列·尼·托尔斯泰的结识<br>·····        | 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 170 |
| 回忆列·尼·托尔斯泰的一页往事<br>·····     | 玛·费·梅因道尔福    | 179 |
| 笔记·····                      | 弗·格·切尔特科夫    | 186 |
| 摘自《往昔的岁月》一书·····             | 米·瓦·涅斯捷罗夫    | 207 |
|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br>····· | 彼·阿·谢尔盖延柯    | 219 |
| 与托尔斯泰谈话录·····                | 爱尔默·莫德       | 244 |

## 两个世纪交替之际 《复活》

### 《复活》创作的前前后后

#### ——摘自我对托尔斯泰的回忆

-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 260
-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阿·费·科尼 272
- 往事.....尼·瓦·达维多夫 301
- 托尔斯泰纪念馆建立前的托尔斯泰
- .....玛·亚·雷勃尼科娃 316
- 摘自《布蒂尔基监狱典狱官的手记》
- .....伊·米·维诺格拉多夫 322
- 摘自《土拉省监狱典狱长的回忆录》
- .....西·约·勃罗多夫斯基 329
- 《日记》选.....达·李·苏霍金娜-托尔斯泰娅 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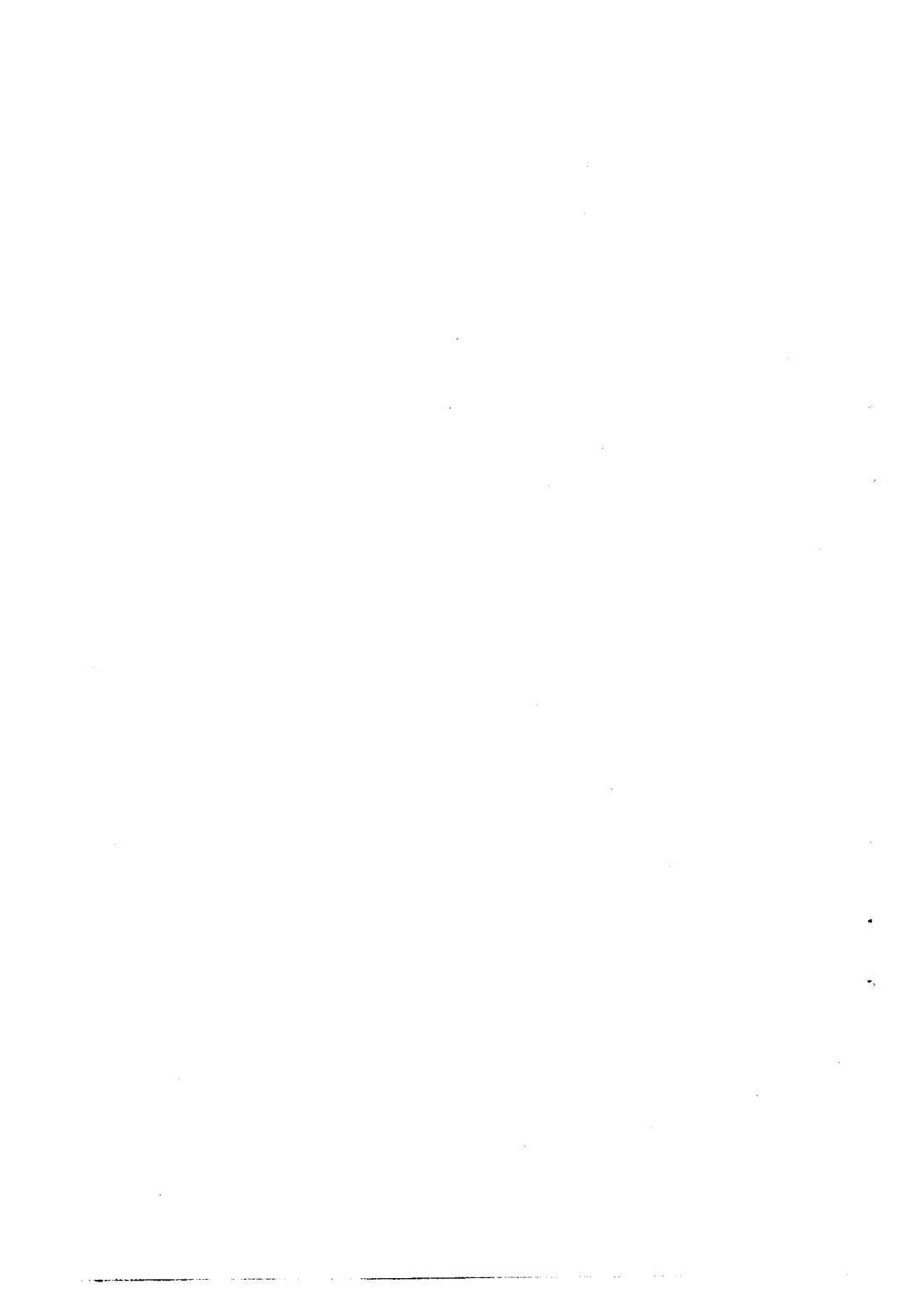
## 最后十年

- 摘自《托尔斯泰的解放》一书.....伊·亚·布宁 340
- 伟大的朝圣者.....弗·加·柯罗连科 357
- 托尔斯泰.....弗·亚·波谢 374
- 雅斯纳雅·波良纳三日记.....保罗·布阿叶 397
- 列夫·托尔斯泰.....斯基塔列茨 405
- 回忆我在圣尼古拉号轮船上见到托尔斯泰的情景
- .....亚·伊·库普林 419

## II

|                     |             |     |
|---------------------|-------------|-----|
| 列夫·托尔斯泰·····        | 维·维·魏烈沙耶夫   | 425 |
| 往事漫忆·····           | 尼·叶·费尔坚     | 442 |
|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      | 鲍·亚·拉扎列夫斯基  | 460 |
| 时代的灵魂·····          | 路易·莫罗       | 472 |
| 雅斯纳雅·波良纳五日记·····    | 德富芦花        | 479 |
| 一九〇七年秋在雅斯纳雅·波良纳     |             |     |
| ·····               | 达·安·库兹明斯卡娅  | 506 |
| 列夫·托尔斯泰是个普通的人·····  | 尼·尼·古谢夫     | 525 |
| 一九〇七年日记片断·····      | 米·谢·苏霍金     | 538 |
| 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伊·费·纳日文     | 567 |
| 我记忆中的列·尼·托尔斯泰·····  | 伊·基·帕尔霍明柯   | 586 |
|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家里作客   |             |     |
| ·····               | 鲍·谢·特罗扬诺夫斯基 | 602 |
| 逝世前的半年·····         | 列·尼·安德烈耶夫   | 608 |
| 雅斯纳雅·波良纳两日记·····    | 娜·阿·阿尔梅廷根   | 616 |
|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出走·····   | 杜·彼·马科维茨基   | 633 |
| 在阿斯塔波沃车站·····       | 谢·李·托尔斯泰    | 654 |
| 在托尔斯泰葬仪上的见闻与观感····· | 瓦·雅·勃柳索夫    | 668 |
| 列夫·托尔斯泰·····        | 马·高尔基       | 685 |
| 本书所用略语表·····        |             | 755 |

**《艺术论》及  
托尔斯泰的戏剧创作**



## 亚·弗·日尔凯维奇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日尔凯维奇(1857—1927),是一位军法官,诗人和小说家(笔名为亚·尼文)。

日尔凯维奇第一次向托尔斯泰求教(在1887年12月23日的一封信里),是请他解释在反对酗酒行为的斗争中社会应负的职责(即“同心协力反对酗酒”),因为他怀疑仅仅依靠道义上的力量是否能够奏效。托尔斯泰回了他一封很详尽的信,恰恰就在肯定“道德上的真理”的力量方面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他的想法。(《全集》第64卷,第130—132页)

1890年5月,日尔凯维奇把他的长诗《儿时景象》寄给托尔斯泰,请他提提意见;托尔斯泰狠狠地批评他在诗歌方面的试作,并且坦率地写信告诉了他(《全集》第65卷,第120—121页)。他们之间的通信就此中断,直到1898年日尔凯维奇在维尔纳城当军区法庭的侦查员才又恢复通信。在战地法庭猖獗一时的年月里,他对自己的职务深深感到苦恼,因而也就完全同意了托尔斯泰的观点。1906年10月3日的日记里,日尔凯维奇就这样写道:“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审判,而是横行不法,任意屠杀。”他以一个军法官的身份,在一系列的案件中企图从宽处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1908年日尔凯维奇为了对“明目张胆的卑鄙的死刑判决”表示抗议,辞去了维尔纳军区军事审判官的职务。(见纪念馆手稿部保存的日尔凯维奇1908年11月1日的日记)

日尔凯维奇于1890、1892、1897和1903年间曾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家里作客(参见《文学遗产》第37—38卷,第420页;又见图书馆手稿部全宗101,卷宗类目4817,卷宗44,第23页)。他细心观察了托尔斯泰这位“十九世纪末的天才怪人”的观点的演变(同上,第28页),可是

他并不赞同托尔斯泰的学说，尤其反对那些“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信徒”（见图书馆手稿部全宗 101，卷宗类目 4817，卷宗 44，第 16 页，28 页），在这一点上可以参看他的短篇小说《在伟大人物的周围》（亚·尼文著《短篇小说集》，1900 年圣彼得堡版）。

日尔凯维奇最后一次遇见托尔斯泰是在 1903 年 11 月，当时他对托尔斯泰充沛的精神力量感到非常惊奇。他在 1904 年 4 月 12 日写给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的信里说：“这个人简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热情和希望。你不由得要去欣赏他。”（同上，第 51 页）日尔凯维奇对与托尔斯泰的名字有联系的一切事物都关怀备至，1898 年他还记录了他的同事奥达霍夫斯基对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那一段生活的回忆。（参见本书上册）

每次和托尔斯泰见面，日尔凯维奇都要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详详细细、相当准确地记录下来。这些笔记的价值在于它们表达了托尔斯泰在议论艺术的性质以及俄国社会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尖锐性。正是这些笔记成了这部回忆录的基础。

按《文学遗产》第 37—38 卷，第 421—439 页刊印。

## 与托尔斯泰的几次会见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好不容易总算见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今天晚上我刚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回来。我在那里从上午十点一直待到晚上十一点半。由于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期间并非整天都跟托尔斯泰及其家属在一起，所以我得以利用这段时间，独自一人用铅笔在我的旅行笔记簿上作些札记。现在，

回到了莫斯科，我就根据这些札记以及我的记忆所及，把我和托尔斯泰几次谈话的内容整理出来。以下就是我们之间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谈话内容。

托尔斯泰：任何作品如果想要有益于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内容新颖；第二，形式，或者，就象我们通常所说的，才华；第三就是作者对他进行创作的对象的严肃的、满腔热情的态度<sup>1</sup>。第一和第三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个条件则可有可无<sup>2</sup>。我不承认什么才华。我以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文化，遵照我所说的其他两个条件，就能写出好东西来。我原来打算就这个题目给您写一封长长的信，可是我知道这样一来，这封信一定会写成一篇大文章，所以我很高兴现在能和您当面谈谈这个问题<sup>3</sup>。我提几位名作家作为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丰富的内容、严肃的创作态度以及很糟糕的形式。屠格涅夫的作品形式完美，可是缺乏任何有条有理的内容，创作态度也不够严肃。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形式优美，内容虚假，创作态度也不够严肃以及诸如此类的例子。

当代的文学全部建立在完美的形式而缺乏题材的新颖之上。您去看看叶甫盖尼·马尔柯夫、马克辛·别林斯基、安东·契诃夫以及其他人的作品吧。形式完美到了极点。可是他们写的这些个东西能给谁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各自练就了自己的笔调，也可以说，灌满了墨水吧，写起来真是轻而易举。可是

---

1 这里提到的一些想法，以后由托尔斯泰进一步发展成为他关于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内容、形式、真诚）的美学理论。他正是按照日尔凯维奇所记录下来的这一次序经常重复这些见解的。参见《谢·捷·谢苗诺夫的〈农民小说集〉序》（1894）；又见《艺术论》（1898）的第9章和第15章。

2 参见1890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关于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思想的一致性的提法：“关心形式的完美是一件奇怪的事。这种关心不是徒劳的。然而只有在内容是好的情况下才不是徒劳的。”（《全集》第51卷，第13页）

在这些作品里有什么新的东西能推动社会前进，指出它的弊病，打开它的眼界，让它看到精神世界中新的现象，给它指出道德完善的新途径呢？这些作品里根本没有这种新的东西！我们当代的所有作家描写起爱情、女人以及各种生活事件来都非常有趣，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简直厚颜无耻……可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思想到哪里去了？你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不由得会问：“一个人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消耗精力去写这种东西呢？”答案是现成的：不是为了名声，就是为了物质利益。无论为名，还是为利，都是可怕的、可恶的。生动的语言是一种手段，你象对待其他物件一样来对待它，那是不行的。您别去相信那些诗人，他们对您说什么他们写作是“为艺术而艺术”。根本就不是！不是为了贪财，就是希望出名，这些就是他们的动机。我自己就写过很多东西，如果把老实话告诉您，那是因为我以前也有过想出名的罪恶念头。照我看来，为那些所谓的“著名老诗人”举行的种种纪念集会简直是对俄国的名声的一种侮辱。就拿您熟悉的费特来说吧。这个人五十年来尽写些谁也不需要的、蠢到极点的废话，可是为他举行起纪念会来却热闹得象过酒神节一样<sup>5</sup>：大家都一个劲儿地要他相信，他五十年来做了人们十分需要的好事……而他自己也相信了这一点。这一类纪念会的可笑之处就在于此。

---

3 1890年6月30日托尔斯泰写信给日尔凯维奇说：“我说过，我认为您不具备一般所谓的‘才能’，我的意思是说，在您这本书里缺少一般人认为对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夺目的光彩和生动的形象性，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才能，然而我并不认为作家需要才能。我认为一个作家需要的仅仅是真诚以及对他所创作的东西的严肃态度。”（《全集》第65卷，第120—121页）

4 玛克辛·别林斯基是伊·伊·雅辛斯基的笔名。

5 纪念阿·阿·费特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周年的集会是在1889年1月28日举行的。

我：可是费特的诗给人带来愉快，使人摆脱当代现实生活的沉闷状态……

托尔斯泰(愤怒地打断了我的话)：这样更坏！首先，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引导人脱离生活。人应该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有意义。其次，谁能一直被诗歌吸引得脱离生活呢？我当然是指心智正常的人而言。不错！诗可以给人带来愉快，也可以象个什么小丑、玩把戏的、搞催眠术的人那样给众人解解闷。不过，在精神的秋千架上翻筋斗、扮鬼脸给众人看，未免也太失身份了吧？

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国的文学究竟为什么会衰落？

托尔斯泰：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书刊审查制度。审查机关把我们作品中一切鲜明的、新颖的、推动思想前进的东西全部都删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淡而无味的、谁也不需要的东西。只要审查机关继续干这种不值得称道的勾当，就没有必要去写东西。我有一次也对柯罗连科和兹拉托弗拉茨基说过这番话（那时他们两人都在我家里）<sup>1</sup>。这两个人当然因此而生我的气了。目前小册子、手稿本倒很受欢迎。不过，要是您没有名声，那就不会来看您写的书。

我：可是我们的评论……

托尔斯泰(再次激愤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评论，完全是岂有此理的东西！所有的评论家都拜倒在漂亮的形式面前，而且不管什么内容，只要它是新的，就顶礼膜拜。可是新东西一定要有用处才能算是新东西。否则我是不承

---

1 关于柯罗连科和兹拉托弗拉茨基 1886 年 2 月访问莫斯科织工巷的事参见本册弗·加·柯罗连科回忆录。

认它是新东西的<sup>1</sup>。内容这个东西，我以前给您写信时也提到过，是作家用来引导群众跟随自己前进的。也就是说，比如我看到一种恶，它给我带来痛苦，我受到它的危害，于是我就写一篇东西，把这种恶指给大家看，因为除我以外，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种恶。这样才真正有写作的必要<sup>2</sup>。您倒是去看看我们一些青年作家的多产。写起东西来这么轻而易举，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精神上的腐化，说明缺乏严肃的创作态度。

难道说，我能借以打开整个社会眼界的题材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吗？难道一个人那么快就能一再发现整个世界都还不知道，唯独他能体验到的生活与事件的内容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吗？我们的评论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腐化现象，因为它鼓励这种轻率的写作态度，鼓励思想上、文字上的卖淫现象，把一个什么费特、波隆斯基之流几乎要捧上天去。造成评论界自身腐化现象的动机仍然是这两种：贪财或者图名。您可以相信我的经验之谈。一个什么叶甫盖尼·马尔柯夫为了稿费写了点东西，另一个什么斯卡皮切夫斯基写文章吹捧他，同样也是为了稿费。好在不管你在纸上乱涂些什么东西，报馆和杂志都肯付钱。可

---

1 托尔斯泰对当代文学批评所持的怀疑态度可以在他 1891 年 2 月 7 日和 14 日写的日记中看到：“批评的任务在于评价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挑选，从我们所写的一大堆废话里选出最好的东西。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在干些什么呢？他们绞尽脑汁，而且往往是从一个并不高明然而受人欢迎的作家那里去搜寻某种平淡无奇、毫无价值的想法，然后装腔作势地歪曲作家们的原意，依据这种毫无价值的想法拼凑出他们自己的看法。结果在他们的笔下大作家变成了渺小的，深刻的变成了肤浅的，聪明的变成了愚蠢的。这就是所谓的批评。”（《全集》第 52 卷，第 8 页）

2 托尔斯泰指的是他在 1890 年 6 月 30 日写给日尔凯维奇的信：“只有在你感觉到你心里有一种你自己很明白而别人却不懂的、崭新的、重要的内容，而且还有一种不把这个内容表达出来就不得安宁的要求时，才应当写作。”（《全集》第 65 卷，第 120 页）他在 1890 年 7 月 28 日写给日尔凯维奇的下一封信里再次强调了这种想法（同上，第 132 页）。

见，造成文学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的评论。走过来一个农夫，就描写起农夫来；地上躺着一只猪，就描写猪，如此等等。可是，这种东西难道是艺术吗？鼓舞人心、使人精神高尚的思想到哪里去了？作为人类智慧和心灵结晶的真正伟大的作品，哪怕就说福音书吧，不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思想才能永垂不朽吗？而这种“写生”式的东西写起来是多么方便！得心应手，就写吧！我们的很多诗人也是这样。比方就说您的《儿时景象》<sup>1</sup>吧！谁需要您的那些个人物？您用这些人物说出了什么新的道理，激发了什么人的善良愿望？

我：可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青年时代呀。您自己不是也写过《暴风雪》、《幼年和少年》嘛。那么您为什么就不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青年时代的权利呢？

托尔斯泰：谁跟您说过这个？我向来就喜爱、尊重而且理解青年人，对待青年从来也不苛求。可是世上存在着经验，也就是所谓历史的经验，到底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呀。我们的前辈代代相传，把道德上的和精神上的遗产交给我们，是要我们合理地利用这份遗产，继续前进，而且正是要在他们已经为我们铺设得结结实实的最高一级梯阶上继续上进的。而您却以为每一个人要想在精神方面上进，都非得从山脚底下起步不行，而不是从他的前辈已经为他铺设好的最高一级梯阶上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了。事实上正好相反，您看到了您的前辈在青年时代犯的毛病，那末，他们在这方面也算给您留下一份很好的遗产。您好好利用这份遗产，可以不再重犯他们

---

1 日尔凯维奇不顾托尔斯泰对他的批评，于1900年自己把《儿时景象》（二次修订版）提交科学院去应征普希金奖金。（图书馆手稿部全宗101，卷宗类目4817，卷宗44，第44页）

的错误。我完全理解青年时代的想法。可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您的青年时代、您在青年时代迷恋的东西和您所犯的错误,对它有什么相干呢?其实,我国全部的所谓“古典文学”都可以称为青年时代的文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一个个都那么不巧,刚好在他们的才华已经成熟,可以为世界贡献出真正伟大惊人的作品的时候死了……<sup>1</sup>这样的青年时代可真是一种天才的青年时代!就拿果戈理来说吧,正当他意识到他过去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是错误的,而且写出了他的《忏悔录》,说明他今后要采取另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sup>2</sup>,他却死了。普希金已经开始转到写散文了,而且,如果他不死,他也一定不会再去写诗了。

我: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绝大多数优秀的散文作家都是从写诗开始的呢?

托尔斯泰:这一点正好说明了他们年纪轻。而我们现在已经成熟到这种程度,已经认识到把思想硬塞进诗歌的框子里去是十分可笑的<sup>3</sup>,如果还要借口青年时代的迷恋,以青春的名义来写诗,那就太可笑了。

我:可是,诗和歌向来是人民的财富。我们有大量的民间

---

1 在一生中的最后一年里,托尔斯泰再度重复了这种想法:“我考虑过一些作家,我认为他们中间只有三个人——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道德问题。普希金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可是他有这种认真的态度。莱蒙托夫年纪轻轻就死了,不过他也有过道德方面的要求。”(《纪事》,1910年1月14日)

2 托尔斯泰指的是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他对这部作品有他自己的看法,很重视它。(参见他在1887年10月16日写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又见本书上册第420页的注5)果戈理的书信集曾以摘要的形式(阿·伊·奥尔洛夫和托尔斯泰共同整理)由中间人出版社收入《尼·瓦·果戈理(1809—1852)》一书中出版(1888年莫斯科版)。

3 托尔斯泰关于诗歌形式的局限性的论点是他经常反复提到的。参见本册第190页注1。

歌曲。

托尔斯泰：那又怎么样？这也不过说明一种青春时期的迷恋罢了。吉尔吉斯人到现在还在唱歌，因为他们原始，而且是野蛮人。俄国的庄稼人还处在智力发展的低级阶段。要知道，中世纪德意志的游唱歌手、行吟诗人、西欧古代的弹唱诗人、俄罗斯古代的歌唱诗人所处的时代都是思想停滞的时代。自从出现了从事脑力活动的知识分子以来，歌曲就从上层社会退走到民间去了，而一旦人民在智力上成熟了，歌曲在民间也丧失了它的作用。从前在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中，没有一种活动是少得了歌曲的。可是现在，不论是在我们这儿还是在欧洲，人们不得不踏遍城乡，到处去收集歌曲，免得它们完全失传。普希金也就等于是吉尔吉斯人……

我：可是，既然诗歌写起来很容易，又为什么不去写诗呢？

托尔斯泰：就是这一点我无法相信！您倒去看看普希金的手稿，看看莱蒙托夫的《恶魔》吧。《恶魔》说明了它的作者确实具有天才的禀赋，然而，它恰恰又是作者缺乏健全的理性的活生生的例子。普希金至今为大家所赞赏。可是您好好去推敲一下给孩子们读的所有课本里都选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那一段诗吧：“冬天来了。农夫得意洋洋……”，每一节诗都是毫无意思的东西！可是诗人在写这些诗句的时候，显然是花了很多时间，费了不少力气的。“冬天来了。农夫得意洋洋……”为什么要“得意洋洋”呢？也许他是进城去给自己买点盐或者烟草什么的。“他驾着雪橇，重新开辟了一条通道。他的马儿嗅出了雪的味道……”这里怎么谈得上“嗅出了”雪的味道？！马本身就在雪地上跑嘛，这里还用得上什么嗅觉呢？再往下是：“勉勉强强、不紧不慢地往前跑……”。这个“勉勉强强”简直是一种千古的蠢